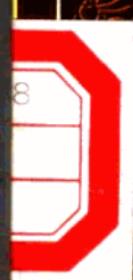


颜斗作品集

生死连环

下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蒙古作品集之(15)

(下)

生 死 连 环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新登字078号

责任编辑：吴仁

颜斗作品集

生死连环

颜斗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 24 印张 580 千字

1998年10月第一版

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ISBNT-80506-563-X/I·165 定价：28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人能与命运抗争吗？本书通过少侠朱连城的一生奇特，悲惨的遭遇以及与之关连一大批武林前辈的恩恩怨怨，情仇纠缠，向你展开一幅精彩的武林恩仇图。

为报母仇追杀父亲！出家的道姑躺在陌生人的怀里！聪明绝顶的情人死在自己的怀中！与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女人，竟是蓄意报复的仇家！

怎堪描叙，怎堪想象，意犹未尽，尽在书中。

目 录

第十一章 因果前定	437
第十二章 死去原知万事空	474
第十三章 缘定三生	519
第十四章 庐山真面目	560
第十五章 烟消云散	601

第十一章 因果前定

朱连城楞着不知如何是好，道：“大哥笑什么？”

雷震天笑道：“那女孩子是因你年青俊美，你可得要仔细一些，我当年并非自吹这些事也遇到过的！”

朱连城一怔，道：“大哥，你别开玩笑！”

雷震天笑道：“我可说的真话，但是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不要太过份了，你来个无情似有情，别人可要当真了。”

朱连城淡淡道：“大哥别开玩笑，自始至终我都没见过她，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那会想到那些上面去呢？”

雷震天笑道：“但我可要警告你一件事！”

朱连城道：“大哥请说。”

雷震天笑道：“你对那阮如冰可不准胡来，否则我

生 死 连 环

那妻子真发脾气可不是玩的，她的徒儿岂能任人欺侮？”

朱连城沉默了一会道：“大哥可知一事？”

雷震天双眉一皱，道：“怎么又是吞吞吐吐的，一点也不爽快！”

朱连城不知该不该说，但想了一会，如果这事不告诉雷震天，只怕他一直不知，他咬了咬牙道：“阮如冰是观主之女！”

雷震天全身一震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朱连城道：“她是你的女儿！”

雷震天两眼发直，喃喃道：“这是真的？这是真的？”

朱连城颌首道：“她告诉我的！”

雷震天叹了一声，倒向地面！

朱连城又惊又急，暗悔不该此时告诉雷震天此事的，但已告诉了，又奈何，只有抱他出去再说了！

想着便抱起雷震天向外走去。

朱连城才举步，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道：“你就想走了吗？”

朱连城一回首，见来人是一个胖胖的中年人，右臂挟了一张琴，正是才入中原的琴魔梅非。

生 死 连 环

朱连城微微一惊，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梅非哼了一声道：“天行大师不准降龙出手，但我可并非少林弟子！”

朱连城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梅非道：“少林掌门普渡大师是我老友，你今天来来去去，硬是不给少林面子，我梅非就看不顺眼。”

朱连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愿领教前辈高招！”

说完他抽出行云剑，斜指向地。

梅非也知朱连城一手道家剑法非同小可，但是他那肯服输？尤其是朱连城连雷震天都不放下，更令他生气。

他冷冷道：“你放下你那位义兄罢，未分胜负之前我不会伤他的。”

朱连城淡淡道：“不必了！”

梅非怒道：“好狂的小子！”

声才出口他右手一拨，铮，一声，一禹琴音如利箭一般射向朱连城。

朱连城大喝一声，他行云剑一斜，一剑迎向梅非这一响琴音，他身形腾起，长剑如慧星扫地，直戮向梅非那张古琴。

生死连环

梅非嘿咻两声，他左手连拟，身形一飘而起，飞向树梢。

朱连城长啸声，挟剑追击。

梅非身形在树枝上连连闪避，一面用琴音来阻挡朱连城，朱连城挟着雷震天仗剑追击。

一时之音只听嗤嗤，之声满天，二人此起彼落。

倏地梅非冷笑一声，古琴一扬，反击向朱连城。

朱连城是何等之人，他大喝一声，长剑一正一反削出，丝丝之声立时大作，满天剑气扬起。

梅非古琴也扬起一片淡淡的青气。

二人硬生生的互拆了三招，梅非大喝声中，翻手之间，古琴不弹自鸣，铮铮声中，在琴招间逼向朱连城。

朱连城大惊，长啸声中，“行云剑”正反连削出十八剑，无数道青白的剑气互相交飞，迎向梅非。

梅非哼了一声，身形一闪后退。

朱连城长吸一口气，他也不敢贸然追击，他知梅非刚才吃了点小亏，但如追击，只怕又有怪招。

梅非一手抚琴，缓缓向右而行。

朱连城单剑斜伸，双目凝视着梅非。

梅非绕着朱连城缓步而行，朱连城也跟着他转身。

生 死 连 环

梅非哼了一声，他有心以他的“希声琴气”来对付朱连城，但见朱连城这一剑式之中好似全身都已包在剑气之中，丝毫没有破绽。

朱连城不知梅非要做什么，但只紧紧逼住他，不使他有先出手的机会。

二人身形愈来愈快，梅非走得疾了，地面扬起轻尘。

倏的梅非呀了一声，一转身向外走去。

朱连城不自觉的紧紧追了过去，叫道：“留步！”

梅非倏的回身，古琴向地面一击，大喝一声。

朱连城只觉得万千缕尖锐的劲力直射而至，他斗然大惊，他何曾想到过梅非会有这种绝技。

他长啸一声，行云剑一连削出一十八剑。

但是第十八剑劲力未发之时，他已感到胸口一震，他哼了一声，连退了两步，知已受伤。

抬眼见梅非也是满头大汗，分明已用了很大的力气了。

朱连城踉跄的又退了两步。

梅非长吸了口气，道：“少年人，你还想走吗？”

朱连城一挺身，长剑一摆，道：“你且别狂，胜负

生 死 连 环

尚未定！”

梅非一手挥去额上汗水，道：“你再试我一琴。”

他一琴未攻出，朱连城已大喝一声，长剑一连削出一十八剑。

以往朱连城使出“两极真气”都为了护身，但这是第一次正式用来对付他人，只见满天剑气卷向梅非。

梅非大惊，他没有想到朱连城在受伤之下居然还能够使出道家上乘的剑气。

他古琴一起，但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吸力吸住了他！

大叫声中，那吸力一松，他哇吐了一口鲜血。

再抬头，只见朱连城面色苍白的站在那儿，身形已摇摇欲坠。

梅非大惊道：“少年人，何必逞能？”

才说完也又哇的吐出一口血。

朱连城茫然的笑了笑，回身而去。

梅非大声叫道：“你别逃！”

他理也不理，迳自向前而去。

朱连城向前一直走去，他在被梅非用琴气击伤之后全力出剑，以致于使自己受了重创。

他挟着雷震天茫然向前而去，往那儿去他自己都不

生 死 连 环

知道。

走了一会，倏的一个声音叫道：“朱连城！”

朱连城目光一闪，道：“谁？”

他直觉的觉得这人来意不善。

只听那人冷冷道：“你看是谁！”

朱连城目光向四面一扫，他呆了呆，是金狮人，这一刹那使他立刻感到全身血液要沸腾了。

他冷凝的望着那金狮人。

他本已半昏迷，但此时好似全身创伤一轻。

金狮人冷冷道：“朱连城，你已受了重伤，还是自裁吧！”

朱连城不自觉的左手一松，雷震天自他臂弯滑落地面，他右手提着长剑一步步向金狮人走去。

金狮人丝毫不惧的凝立着，缓缓道：“朱连城，你以子逼父，理当何罪！”

朱连城怒声道：“你想找死！”

他身形一起，飞扑向金狮人，一剑戮出。

金狮人纵声狂笑，他右手一扬，一支长剑向朱连城来势接去。

朱连城一剑攻出，锵，一声，他被震得连连后退，

生 死 连 环

胸口也一阵气闷，他连吸了两口气这才舒服了些。

他双目微闭，想自己受伤太重，这金狮人也怪，偏偏在此时出现，分明是想乘他重伤时对付他。

金狮人冷冷道：“朱连城，我是你叔叔，你可认得我！”

朱连城一抬头，冷冷道：“我不会认你的。”

金狮人除去面具，那只是一个年约四十的中年人，看上去丰神俊朗，和他倒有三分相似。

朱连城冷冷道：“你不杀我我必杀你！”

金狮人身形微震，道：“那我可非杀你不可了。”

朱连城长剑一摆，他自忖要他再攻一剑并非不可。

金狮人目光一闪，他也吃惊于朱连城毅力之强，朱连城要攻他是不可能，但如他出剑，朱连城可能不惜血崩而以剑气反震。

他凝立不言，想着要如何对付朱连城。

朱连城当然也知金狮人心意，但他也无法解开眼前这情势

倏的另一个声音道：“朱连城。”

朱连城闻言大惊，一回身见方夫人持剑凝立在雷震天身旁，用剑尖指着雷震天。

生 死 连 环

方夫人冷冷道：“你还不束手就缚吗？”

朱连城见状目眦皆裂，大声道：“你好无耻！”

方夫人淡淡道：“你眼是不服！”

朱连城大吼道：“不服！”

方夫人冷笑道：“你过来吧！”

朱连城大喝一声，飞身扑起，连人带剑投向方夫人。

方夫人哈哈一笑，一手挟起雷震天向后跃去。

朱连城大吼一声，行云剑脱手投出。

行云剑如流星一般的射向方夫人，方夫人大吃一惊，她那里想到朱连城会长剑脱手呢？

她长剑一起，铮一声，行云剑将她手中长剑削断。

她一闪身，行云剑正好擦着面颊飞了过去，她吓得面色苍白，呆在那儿，不自觉的四肢无力，连向后退，将雷震天松向地面。

朱连城忍住胸口的一阵气闷，道：“方夫人。”

方夫人一震，道：“什么事！”

朱连城自知无法再拼，但道：“夫人与朱连城有什么利害关系？”

方夫人凝立了半晌才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为

生 死 连 环

了岳子奇，如果把这件事情解决了，那么甘芷兰就肯嫁给我弟弟了。”

朱连城摇头道：“我不相信。”

方夫人道：“你为何不信？”

朱连城淡淡道：“夫人必定与此事有极大的利害关系，否则不会冒这么大的险来做此事，夫人不说，我朱连城死不瞑目。”

方夫人面色微变，道：“你又何必知道！”

朱连城一笑，道：“家母因何而死？”

方夫人哼了一声道：“你既然要死了又何必多问！”

朱连城摇摇头道：“以我武功，此时虽是重伤，但是如我不甘心，只怕你们俩人谁也近不了我身，奈何不了我！”

方夫人冷哼道：“我不能用别的方法吗？”

朱连城一抬眼，只见方夫人右手拿着一个黑黑的钢丸。

方夫人道：“这是‘天星神火’，是铁旗帮中火神子杨九公之物！”

朱连城心下一惊，一阵寒气自背脊升起。

他正呆住，只听另一个苍白的声音叹道：“夫人，

为何逼他如此！”

朱连城一惊，抬眼一看，来人正是萧子虚，他一头白发，面上泪水纵横。

他呆在那儿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方夫人见他出现，也呆住了，不由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萧子虚缓缓道：“我来了很久了。”

方夫人目不转睛地流下泪水，道：“子虚，你要我们不杀他，但是怎么办呢？他要杀你，朱连城现在武功之高已非你我能敌呀！”

朱连城呆在那儿，原来方夫人与萧子虚还有一段情，这就难怪她会如此对付自己了。

萧子虚长叹道：“当初是我不对，让他去罢！”

方夫人掩面而去。

萧子虚走向朱连城。

朱连城冷冷道：“无论如何我不会放过你！”

萧子虚颌首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说着，凝视了朱连城好一阵，长叹道：“我知我罪，死不容赎，但你究竟是我子，你如立意要杀我我也无法，但你可曾知那将陷你自己于不义！”

生 死 连 环

朱连城不知为什么内心中也一阵难受。

他咬牙道：“我只知我母亲当年含怨而死，我只知我舅舅为了我身上受伤无数，终于死去，我只知那人居然还好意思说是我父！”

萧子虚长叹一声，用力跺了一脚，回身而去。

朱连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下。

好一会，他才踉跄走向雷震天。

朱连城拾起了长剑，扶起雷震天，雷震天却悠然醒来，但却还是双目发直，他扶着雷震天向前走去。

他也不知走向何处，只是向前走着。

好一阵，雷震天倏的呀了一声。

他一睁目道：“我们现在在那儿！”

朱连城见他醒来，他心中一宽，笑道：“还在少林寺！”

雷震天一眼见朱连城身上染有血迹，而且双目神光微散，他大吃一惊，朱连城怎受了重伤？

他急道：“兄弟你怎么了？”

朱连城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遇到了琴魔梅非！”

雷震天呀了一声道：“他怎地在此？”

朱连城又道：“后来还有萧子虚他们！”